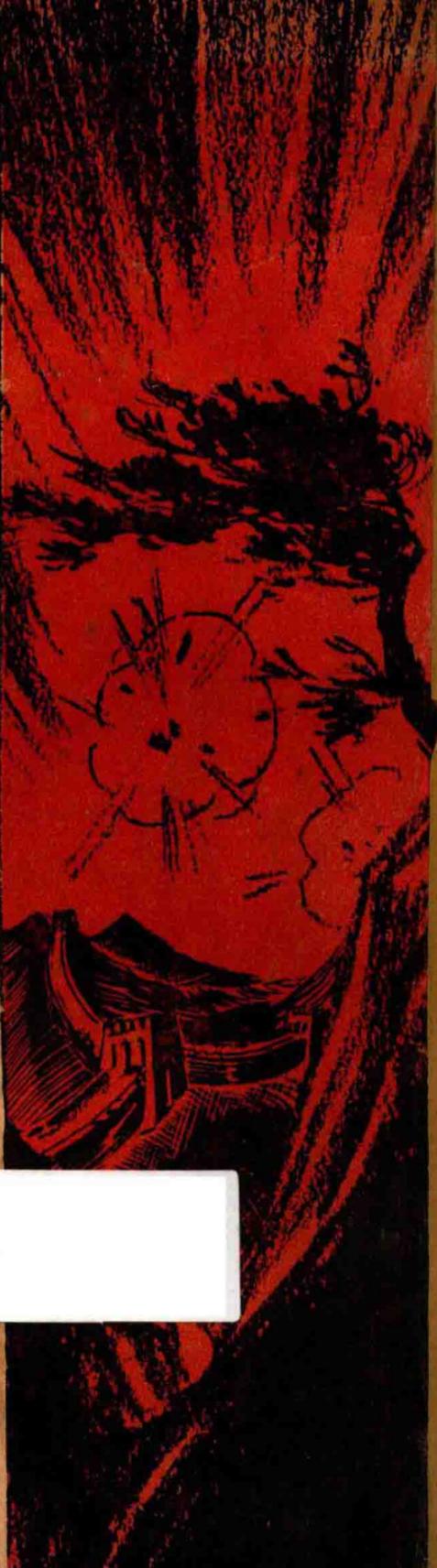


西  
緣  
風  
雲

夜江著



# 西線風雲

長江 暑著

上海大公报館出版

# 西線風雲

所有版權

每冊實價六角郵費另加

著作者

小方  
秋江  
溪映  
長江

出版者

大公  
報館

發行者

大公報代辦部

總經售 生活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一月初版

## 王序

中華民族發源長成於北方，我們的祖宗在北方闢草萊，征異族，爲我們創造了一個偉大的國家。我們民族國家的根基在北方，其後我們民族史上幾次天翻地覆的大事情也都發生在北方。我們的外患常在北方，由漢到明，二千多年的歷史都是如此，南宋明末并曾兩度亡國。宋朝的君臣沒出息，放棄河北，使國家沒有根基，明末政昏民亂，思宗失掉北京，他的後人也不能在江南偏安。時代進了十九世紀，西洋的勢力達到東方，外患不斷由南方侵入，好像似掉轉了方向，其實真正的問題還是在北方。近代的外交始於尼布楚之役，那次戰事是在北方。壓得我們喘不出氣來的日本問題，它的根源也在北方。中日最初的接觸點在朝鮮，以後逐漸內移，而南滿，而東蒙，而整個的東北，而整個的內蒙與華北。日本在這條進路上，同我們糾纏了六七十年。甲午前二十年，她同我們在朝鮮糾纏；甲午之後，她同我們在南滿東蒙糾纏；九一八以來，她又同我們在整個的東北及整個的內蒙與華北糾纏。本年七月

七日的盧溝橋事變展開了中日局面，在中國男兒的英勇抗戰之下，迸發了平綏，平漢，津浦，淞滬四線大戰。我們若把這四線戰事分做南北兩個戰場，則南戰場是賓，北戰場是主；在北戰場的三條線上，平綏線（晉察綏）則是主中之主。日本攫得平津之後，她在平漢津浦兩線的進攻，已是防禦戰的性質，平綏線上的攻奪，纔是她遂行大陸政策的重要戰略。明白了這個形勢，我們可以瞭然中日間歷史糾紛的根源在北方，當前的戰爭焦點尤其在北方。

這次中日戰爭纔開始三個月，將來的發展如何，雖不必作過早的懸測，但要使這次對日抗戰成為中華民族的解放戰爭，并達成其任務，最低限度，我們必須有在北戰場決死戰的決心纔行。

我是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北方人，近一年來，人在南方，常是驚心北方的國難。最近在對日抗戰中，眼看着我軍在淞滬線上的奮鬥，心中常感到異常的安慰與感激；同時耳聽着北方的敗報，家鄉化灰燼，親族成奴隸，心中尤感到異常的悲憤與不安。我這點悲憤與不安，不全是鄉士感，是由於國家憂。我們民族國家的根本在北方，我們的弱點偏偏在北方；

中日問題的基幹在北方，我們的失敗偏偏也在北方。這是使我對於我們國家的前途最感覺危險的一點。

在北方戰場上，我們看見敵人由平漢津浦兩線逐漸南侵，平綏線上的變化，尤其令人驚痛。南口的苦守，張家口的撤隊，天鎮大同的逃跑，平型關的苦戰未能阻住敵人的鋒銳，雁門之險一破，晉北形勢陡變，太原亦近動搖，當我寫這篇短序時，歸綏業已陷落，晉北的形勢則以生力軍的反攻而轉趨穩定。平漢線上正定石家莊雖已失陷，娘子關方面則有重兵死守。只要娘子關的天險不被突破，晉北方面再有一個有利的發展，北方大局還是很有希望的。我們是報人，在這個大時代中勉盡着言論報導的責任。大公報的天津版已隨着國家的主權而中斷，滻漢兩版正在艱難的人力物力下支撑着。我們對於國家的大危難，事前未曾有周密的籌維，現在也只是抱殘守缺的記載戰績，發表拙見。這本「西線風雲」，是晉察綏戰場上的戰時通信，是同事長江兄等的活動成績。他們幾位出生入死的在戰地內跑，隨着國軍的腳跡，冒着敵人的砲火，記錄下這些可歌可泣可悲可慨的事蹟。這些文字曾輸送給讀者不少

的悲歌感歎，雖不敢說對於國家有了什麼貢獻，在新聞記者的本分上，他們總算盡了職了。我願國人於讀這本書時，不必多掛念這幾個報人的艱難，務要切記着這一個地帶在我們國家命運上的重要！

各線大戰在繼續進行着，敵軍在淞滬已至有氣無力的程度，希望北方健兒更奮力予敵人以打擊。北方是我們國家的根本，同時也是一條國際通路。淞滬之戰已打出英美的援聲，北方戰爭，尤其是晉察綏這一線，連繫着外蒙和蘇聯。我們必須有在北方的堅決戰爭，纔能打開北方大陸上的國際局面。這一個局面的取得，是我們達成民族解放戰爭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們萬不要妄想暫時丟掉北方，還能在南方維持一個妥協的局面，以徐圖復興。東晉六朝，南宋晚明，凡是圖江南偏安的，哪一個能安？哪一個不是日刻月削，以至於澈底失敗？歷史的教訓太清楚了，我們到現在還能重蹈歷史的覆轍嗎？我們要記着！北方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家鄉，我們絕不放棄！我們要在深深埋着我們祖宗的骨殖的地方，擊碎我們的敵人，並進而收復所有的失土！

中華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王芸生序於上海大公報社

# 西線風雲目錄

## 王序

- 一、走向西戰場.....長江
- 二、由娘子關出雁門關.....小方
- 三、今日的綏東.....溪映
- 四、可痛的張家口.....秋江
- (一) 危險的張家口 (二) 如此張家口 (三) 張家口失守之前 小方
- 五、血戰居庸關.....
- 六、南口迂迴線上.....秋江
- 七、西線戰場.....長江
- 八、懷來回憶.....長江

九、察南退出記………	長江
十、未死了的英雄………	溪映
十一、察哈爾的陷落(附圖一)………	長江
十二、弔大同………	長江
十三、退守雁門關………	秋江
十四、綏遠的噩夢………	溪映
十五、大戰平型關(附圖二)………	秋江
十六、平型關的勝利………	溪映
選錄	
一、從政府抗戰到全民抗戰………	柳湜
二、西戰場之軍事地理………	章丹楓

## 一 走向西戰場

長江

不知如何，到了前方，一切希望立時籠罩在頭上，單看我們幾條單線的鐵道，幾列破舊的車皮，我們居然能夠愉快的而且迅速的運輸軍隊，而且在軍運上沒有一個地方表現紛亂，所有的軍隊也規規矩矩運來運去，對於經過地方沒有任何的騷擾，這是不可小視的進步現象。我們軍隊的調度布置，我們亦認為有眼光，有決斷。

「八·一三」將要爆發之前，徬徨猶豫的空氣，要算上海最利害。在上海住上幾天，會讓你整個沉在謠言和風說裏，弄迷了方向。這一方面是投機家故意製造謠言，一方面是日本有計劃的操縱人心，同時也是上海社會的特質。上海這個社會講實效，講現在的。如果你說「戰」，必定要先打幾仗來看，沒有戰事，一定是「和」了。一部份上海人希望知道的，是異常可怕的深刻。比方我們調過黃河有多少軍隊？在山東一帶如何佈防？我們軍事指揮人員的分配怎樣？我們的坦克車有多少？出動沒有？出動在那一路？飛機到底有幾架可用？我們

那路主攻？那路主守？……似乎非完全知道不大放心。然而關於這些我們軍事的秘密，如果我們全知道了，日本也早知道了，不必等到打仗，我們已立於必敗之地了。

民衆對於軍事的關心，我以為應該有一定的限度。第一，關於這樣關係國家存亡的戰爭，我們應毫無疑問的弄明白當局的意向，因為我們和子孫的安危，都繫於政府的手裏，他們把我們帶到那裏去，我們得弄清楚。第二，政府領導我們走路的結果，我們得明白。第三，對於時局的過程上非關軍事外交的部份，我們亦應該過問。然而我們萬不可深入了軍事部門。國家興亡存覆，決於這次的中日戰爭，我們的軍事物質佔劣勢，我們希望取勝的，是我們特有的軍事經驗，超過日本，即憑我們「運用之妙」，來和日本週旋。如果連這一點機微，也給我們自己破壞了，這無異我們自己整個斷送了戰爭，斷送了國家的生命？

讓許多人苦悶的原因，是由政治上的缺點所構成。似乎因為過去國內政治問題上某種程度的對立，政府和人民之間還保持有某種程度的鴻溝，精神上沒有融為一起。政府對於人民的態度，只有由上而下的官辦的形式的訓練，而沒有從人民中發出自發的有組織的有實際的

動員。我們不相信單純的標語傳單和遊行示威，即能對抗敵運動發生多大的效力。但是人民政治意識的動員，即由普遍的人民政治意識的發動，而產生抗敵的人民政治行動，再由政府加以領導，那是有不可思議的力量的。我以為目前政府應與人民領袖研究一個抗敵人民運動政治綱領。明示人民應該做些什麼工作，在戰地的和在後方的，在沿海的，在沿江的，他們有些什麼特殊任務。比方說，沿海的漁民平時大家不甚注意，大家那裏知道日本攻破旅順軍港之後，完全是中國漁夫帶路。我們自己沒有組織，少數無知份子，就會被人利用。就現我們海防情形，當然我們沒有攻擊的海軍力量，同時我們也沒有防守的海軍力量，我們所能做的，是防止日軍的發陸，這是我們陸軍可以擔任的。但是，中國海岸那樣的長，我們的兵力只能集結防備要口，而不能一步一步的完全防到，這裏就有漏洞。因為假如用小汽艇和大帆船，只要能如漁民式的熟悉中國沿海島嶼情形，可以登陸的地方太多了。海關緝私巡船的歐美駕駛員，因為終年緝私，利用電艇，在任何時節任何氣候下與走私帆船鬥爭。這些走私帆船，向來不走正當港口，完全在亂礁中出入。緝私巡船人員終年和他們搏鬥的結果，也將沿

海礁島弄得爛熟。日本人在最近從大阪高級船員裏調來幾個人加入我海關緝私巡船服務，自然也是司馬昭之用心。所以如何組織漁民，已經是迫切的一大問題。

至於如何訓練民衆，破壞敵方的交通，保護我方的交通，如何對敵人散布虛偽的情報，如何爲我軍作偵探，如何防止敵方諜報，如何擾亂敵方行動，這些非有組織的民衆辦不到的。這一次的戰爭，不是單單動員多少萬軍隊，即可以達到最後的效果，必須動員全國民衆，才能產生出巨大的力量，以支持這一次的戰爭。今天的政府不應再憂慮說：「民衆運動易發難收。」不要再回憶北伐以來血腥的經驗，我們要坦白承認，這次中日形勢的艱危，我們不是勝利，就是亡國，亡了國我們子子孫孫要給日本做奴隸牛馬。要想勝利，單靠我們這點常備軍萬萬不行的。

同事王芸生先生不久以前會發表兩句精闢的言論：「對內開明，對外堅定」。我們認爲是當前國是最切當的方針。本於對內應該開明的大義，我這裏應該明白指出過去城市裏的「公會」和鄉村裏的「保甲」，都是有上層無下層的民衆組織，即是只有官，沒有民。它們

只做到了壓服反對政府的民衆運動這一目的，而民衆運動之本身，却無內容。這樣要應付中日戰爭的大局，萬萬不夠的。今後民衆運動的態度，應該先議定政治綱要之後，要一般人民為政治意識動員所鼓舞，政府再加派有力份子，自民衆立場上加以領導，彼此融為一起，將每一個城市，每一個村莊，全部組織起來。不浮誇，不誇大，老老實實的做每一個城市每一個村莊在當時當地應做的工作。

平津失陷後，至少有二十萬青年學生無地讀書，家庭根據地在北方的，根本已經破產，對於一般國家中堅的青年學生，在這非常時期我以為有非常考慮的必要。自今以後，國家需要更多更急切的自然科學人材，我贊成那些有自然科學興趣，同時有可能環境的人，切切實際的退到後方安全地帶讀書。不要問當前戰爭的勝敗，你們只求科學上有成就，報國於將來。

不過，對於那些不願學或者沒有力學自然科學的人，假如他們願投身於社會政治的活動，他們大可以不必亟亟於求恢復什麼大學，此時正好委身於實際的抗日運動中，而開始學

習與訓練各種實際生活，從實生活中鍛鍊自己能力，創造自己和國家的前途。因爲政治和社會人物之養成，絕不是讀幾本「政治學大綱」和「政治原理」之類，就可以成功；歷史上政治人物之成功，中外古今，幾乎無一不從複雜的實生活中陶養出來。在平凡安靜的時代，沒有什麼訓練人的特殊環境，故多產生平凡人物，歷史上大戰爭大革命大動亂的時代，是容易出政治人物的時代。目前展開的東亞大局，正是訓練青年的好機會。

把許多青年從形式主義的學校解放出來，並不一定是可悲的現象，正好把他們經過相當訓練之後，散在人民中間，在戰場上領導民衆戰鬪偵察，在後方領導民衆有計劃有組織的維持社會經濟生活。這樣他們對於國家的功用，要比集結在北平好得多了。

戰時的新聞工作，我覺得我們新聞記者自己應該有個規範。因爲戰時最有影響的於民心，軍心，而且最容易客觀上作成敵人諜報的，是新聞紙。因此入了戰時以後，我們時時刻刻要以負責任的態度，想想我們的工作所給予客觀上的影響。我們應該警戒小心，但是斷乎不能洩氣。其次，我們軍事行動部署等，我們最好不必深知，知可貽害，尤其萬萬不能輕易

作為新聞而發表。固然民衆如不明戰爭前後內幕，自易生疑，有賴於新聞紙的解說；但是也只能說一個大概方向，說深了便是便利了敵人的「知彼」工夫。

有人曾經喊出集中全國特務人員的口號，即集中我們的力量，以對抗敵人的間諜。我們特別提出限制白俄及一般外國傳教士的自由活動，因為他們的份子，難免有不純粹的，最低限度，誤漏軍機的可能很大。國家到戰時，就該拿出戰時的鐵面來。（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  
自太原寄）

